

《天风阁学词日记》续集编后记

吴 战 全

夏承焘先生乃当代词学巨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录其一生治学心得与学术活动，具有词学文献之价值，其治学经验，亦复金针度人，启迪后学，而文笔隽美，堪称日记文学之上乘。故其日记初编（1928——1937年）梓行后，深受海内外学界推许。兹编为续集，自1938年迄1947年，首尾亦十载，而篇幅过于前编。盖此时期，先生交游益广，治学益深，故其触悟心得亦夥；又值八年抗战，流离转徙，抚时伤时，其爱国热忱与民族节概，每不自觉流于笔端，读之令人感奋动容。予生也晚，有幸黍列门墙，于同门中年辈最小，而先生以为孺子可教，奖督有加，予因得常侍杖履，时聆海言，春风雨泽，固常在心田也。

先生晚岁养痾京华，1984年秋，日记初编出版，适值先生八十五寿诞暨从事学术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予随同门诸学长赴京祝贺，赋《瑞鹤仙》为先生寿（同具名者有吴熊和、蔡义江、邵海清、陆坚诸学长），词曰：

烟波西子岸，算几度薰风，滋兰九畹。无语暗香远，又孤山雪后，一枝明眼。玉笙风管，扫浮云，清光最满。笑掀髯，把酒高吟，双目烂然如电。驱遣词坛青兕，诗海潜蛟，豪情无限。等身百卷，耀文苑，汗青简。更六五周星，满园桃李，感激春晖一片。愿天风，吹换鬓霜，阁中人健。

是时先生脑疾日趋严重，记忆昏乱，诸多人事已不复省识，乃于广坐中喃喃呼予名，许为平生最喜爱之学生。予闻言感愧，泪欲夺眶而出，自惟历年碌碌，无所长进，深负先生之期许厚爱也。

1986年5月11日，先生溘然长逝。师母吴无闻整理先生遗著（下转第269页）

中叶现实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国家民族的危机是因为“近代专制”（《急救溺世方》），以致“生灵无告无谋”（《析大学中庸》）。但他提出的药方却是让利于民，使民心归于仁，并不很现实。

其诗词多是为宣传其主张而作，通俗朴素。有的诗寓哲理于形象。如性海无波漾春晴，情湖无雨霁时新。我心何事经纶别，自是流行万化仁”（《讽答近溪》）。又如：“钓艇半傍芦溪，渔翁坐看鸿飞。这般难缀工巧，点出乾坤活机”（《同近溪坐舟中观鸟》）。以哲人眼光观察自然，自有理趣涵孕其中。

颜钧是一位平民哲学家、思想家，从此集中可了解其一生经历，以及与其师王艮、徐樾，其弟子罗汝芳、谭纶、何心隐等人的交往。可以窥见明代社会思潮之一斑。并可纠正、补充史籍之不足。如《明儒学案》记罗汝芳在豫章僧寺里听颜钧讲学，据此当在同仁祠秋闱之时。《明史·儒林》中提及颜钧“系南京狱”，观此集则明系狱之缘由及其经过。其中附有罗汝芳为营救其师颜钧出狱而作的“揭词”（类似状纸），有捐资赎身者名册，上至大臣，下至贫民，大江南北，均有颜钧好友及其弟子捐款，共89人，载各人籍贯、职业及银两数。此集还录有两浙总督胡宗宪在浙平倭时聘颜钧为参谋而致程后台信柬。并有牌文二件，一为隆庆三年两广总督俞大猷为助其征剿“山寇”韦银豹而聘颜钧为参谋的牌文；一为俞大猷为颜钧所下“执照”（即通行证）。这些对研究明代社会亦有一定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古籍整理编辑室

（上接第283页）

竭尽全力，日记之抄录断句，皆由其一手操办。詎料此编付梓不久，遽闻师母噩耗，震悼之余，复痛其不及见此编之问世也。

呜呼！天风渺渺，薪尽火传，先生之学术成就已享誉当世，承绪阐扬，则后学者之责也。予也浅知，于先生之学无所发明，谨以编辑之诚，愿先生之遗著嘉惠学林，流泽后世，俾千万读者如承先生之警欬也。

一九八九年仲夏于杭州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古籍出版社